

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中国典籍与文化》编辑部

CHINESE CLASSICS & CULTURE
ESSAYS COLLECTION

中國典籍與文化

論叢

【第七輯】



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弘泓
封面设计: 毛 淳



ISBN 7-301-05889-6



9 787301 058893

ISBN 7-301-05889-6/G · 0768

定价: 60.00元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

中國典籍與文化論叢

第七輯

《中國典籍與文化》編輯部編

北京大學出版社
北 京

目 錄

孔子研究講義按語	顧頤剛遺著 王煦華整理(1)
關於古籍整理工作的規範化問題	
——以底本問題為中心	章培恒(50)
《舊唐書·經籍志》考校舉隅	武秀成(60)
《張燕公集》的閩本與殿本	朱玉麒(78)
新羅文人崔致遠《桂苑筆耕集》版本源流考述	黨銀平(93)
《分門纂類唐宋時賢千家詩選》的兩種早期版本	李 更(100)
試談海內外漢籍善本的綴合研究	
——以李贄評本《忠義水滸傳》為中心	談蓓芳(113)
關於楊守敬與日本刻工木村嘉平交往的考察	陳 捷(124)
論杜光庭青詞作品之文學價值	周西波(140)
論蘇軾對儒佛道三家思想的吸收與融合	周先慎(153)
黃庭堅論杜甫與寒山子	
——兼述杜詩中的佛學禪宗意蘊	陳耀東(163)
汴州與杭州：小說中的兩宋雙城記	宋莉華(175)
先唐學士考	王立群(195)
宋代科場的作弊與革弊	祝尚書(231)
《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清代部分)考訂	江慶柏(241)
試論敢為天下先的張元濟先生	
——從整理《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重新認識	
《百衲本二十四史》的版本價值	王紹曾(262)
互為背景與資源	
——以近代東亞佛教史為中心	葛兆光(272)
《經籍纂詁》的編纂思想及其得失	宗福邦(278)
《經籍纂詁》與隋唐小學三書	李步嘉(288)
林昌彝《硯耕緒錄》	程章燦整理(298)
《漢學師承續記》	[清]趙之謙手稿 漆永祥整理(329)

Discourses on Chinese Classics and Culture

No. 7

Table of Content

Preamble to Lectures on the Studies of Confucius: A Posthumous Work of Gu Jiegang	Arrangement, Wang Xuhua(1)
On the Standardization of the Work on Ancient Chinese Documents —Focusing on the issues of master edition	Zhang Peiheng(50)
Samples of Collating <i>Jiu Tang Shu Jing Ji Zhi</i> (Old Tang Dynasty Book)	Wu Xiucheng(60)
The Research on the <i>Si Ku Quan Shu Wen Yuan Ge</i> version and Ju Zhen version of <i>The Collected works of Zhang Yang Gong</i>	Zhu Yuqi(78)
A research on Cui Zhi yuan's <i>Gui Yuan Bi Geng Ji</i> editions of the circulation	Dang yin ping(93)
Two Early Editions of <i>Qian Jia Shi</i> (A Thousand of <i>Tang and Song Poems</i>)	Li Geng(100)
On the Connective Studies of Chinese Rare Books Held in the Libraries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 A Case Study on the Commentary Edition of <i>Zhongyi</i> <i>Shuihu Zhuan</i> by Li Zhi	Tan Beifang(113)
A Review of the Exchanges between Yang Shoujing and A Japanese Inscribing Worker (木村嘉平)	Chen Jie(124)
On the Literary Value of Qing Ci Works Written by Du Guangting	Zhou Xibo(140)
Su Shi: How He integrated Thoughts of Confucianist, Buddhist and Daoist Thoughts	Zhou Xianshen(153)
Huang Tingjian's Discussion about Du Fu and Hanshanzi—Concurrently Stating Du Fu's Thoughts of Buddhism and Chan	Chen Yaodong(163)
Bianzhou and Hangzhou: A Tale of Two Cities in Song Fiction	Song Lihua(175)
The Research of Pre-Tang "scholar"	Wang Liqun(195)
Corruption and Reform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of Song Dynasty	Zhu Shangshu(231)
A Study on the Index of Ming and Qing "Jing Shi" Stele Superscriptions (Part of Qing Dynasty)	Jiang Qingbo(241)

- Discussion about Mr. Zhang Yuan-Ji Who Dare to be a Forerunner on
 Proof-reading and Correcting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Reconfirm the Value of the Bainaben Edition
 of *The Twenty-Four Histories* Wang Shaozeng(262)
-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Buddhism in EastAsia Ge Zhaoguang(272)
- On the Evaluation of Compiling Idea of *Jing Ji*
Zhuan Gu Zong Fubang(278)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ing Ji Zhuan Gu* (經籍纂詁) and the Three
 Books on Explanations of Words or Rhyme in Sui
 Tang Dynasty Li Bujia(288)
- Lin Changyi's *Yan Gen Xu Lu* Arrangement, Cheng Zhangcan(298)
- Continuation of Biographies of Han Learning Scholars——Manuscript,
 Zhao Zhiqian(Qing Dynasty) Arrangement, Qi Yongxiang(329)

孔子研究講義按語

顧頤剛遺著 王煦華整理

孔子研究課旨趣書

孔子是怎樣一個偉大的人物？但孔子的事實究竟怎麼樣？孔子學說的勢力是怎樣擴大起來的？歷來研究的人實在很少，一般人對於孔子只有空泛的崇拜，他們的標語是：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進一步的也只有覺得《詩》、《書》、禮、樂自孔子，是一個不變的天經地義。自己想提倡一種道德論或政治論時，只有宛轉隸屬到孔子的系統之下纔能占勢力，於是他自命為孔子的傳人，宣言道我的話即是孔子的話。這種利用孔子的人固然很聰敏，但孔子的事實和主張却給他們混亂了不少，比較盲目崇拜者（他們只把自己的精神寄頓在孔子身上）反為有害。

一個人的人格無論如何偉大，既有崇拜的人，自然會有攻擊的人。戰國、秦漢之際，墨家道家攻擊孔子便很利害，其實他們何嘗攻擊了真的孔子呢。他們只攻擊了利用孔子名義而建立自己主張的儒家。西漢以後學術定於一尊，就使善罵的人也不敢罵了。直到近數十年受了列強帝國主義的壓迫，兵敗於外、民貧於內，大家始瞿然尋求國家貧弱的原因，而歸咎於用孔子學說為國家政治道德之基礎的不合，於是攻擊孔子的議論又盛極一時。受了平等的洗禮的人要打倒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的學說；主張發展個性的人便要摧破吃人的禮教的壁壘；希望國家多得健全的公民的更要撥去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的束縛；……他們攻擊的歸宿都歸到孔子身上，其實他們所攻擊的又何嘗是真的孔子呢，孔子只是代人受過。

這幾年中，常有學校讀經問題的爭執，孔廟祭祀問題的爭執，舊道德提倡問題的爭執，他們兩方面的勝敗好像是循環似的，西風剛壓了東風，東風又反過來壓西風了。我氣不過的是兩方面只有啞嘶殺，或者只有極門面、極無意味的幾句話：一方面說孔教為腐敗思想的根源；一方面却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皆由孔教不振之所致也。照這樣子罵來罵去便是再過一百年這個問題仍舊不會解決的。

我們在中山大學史學系（或是在別的系而兼修史學系的功課的），對“孔子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孔子的學說支配了二千餘年的中國人的道德政治和學術，在歷史上的地位何等重要，這樣的大問題我們不去解決它還望什麼人去解決，我們放着這重要的史跡不管再有什麼人去管，而且我們要紀念孫中山先生

便不敢忘却他的學說的基礎知難行易，我們在大學的人若還不肯做這難的一步工夫，再有什麼人肯去做呢？”所以我們現在提出這個題目，希望將來可以解決這個題目。

現在開這門功課限半年結束，這樣一個歷史上的大問題哪裏是半年功夫所能窮其涯際的？所以這門功課只是一個發端。諸位如果對於這門功課感到興趣，希望各人選定了一個小題目，作長期的研究，將來許多人把研究的結果拼合起來，這個大問題就有解決的希望了。到那時，孔子偉大的真實出現了，各時代人替孔子加上的偉大都還給各時代了，閉着眼睛而崇拜孔子或攻擊孔子的人也可張開來向近處遠處望一望了。到這時候我們纔可以放膽說：孔子學說哪一部分是適用於今日的，應當保存；哪一部分已經不適用了，不妨丟掉。我們纔可以確定對於新舊思潮的迎拒！

話雖如此說，我們做歷史研究的人是不當豫先存着這種計算功利的念頭的。我們的本分，惟有把材料細細地分析，在分析之下判別它們的真實與虛偽；在分析之下尋出它們的相互關係和變遷的歷程。我們不管是非，不管善惡，單講然否。孔子學說好，我們不提倡；孔子學說壞，我們也不排斥；我們只要處處還它一個本相。換一句話說：我們要立於超然者的地位，用客觀的態度來研究孔子，不要糅雜絲毫感情。至於存善去惡措諸實用這事是政治家和教育家的責任，不是我們研究史學的人的責任。這句話初聽似乎奇怪，其實是很普通的事情，社會的組織複雜了，自然應當分工，所以研究力學的人不必兼製造機械，研究植物學的人也無須管理園藝，研究生理學的人更不能越職而替人治病。

現在我們的講義豫備分作四種：

甲種——孔子事實及記載孔子事實之文籍考訂。我們希望在一種講義裏把舊的孔子史實審查一番，抽出可靠的史料，作成一篇孔子新傳。《論語》、《家語》、《孔子世家》是專記孔子事蹟的，材料之來源與篇章之真偽，尤當細考。

乙種——各時代人心目中之孔子。各時代的人都受他當代時勢的影響，各有他們切要的需求，在他的需求中去想像孔子的人格。自然，孔子的人格會得隨了各個時代的潮流而變遷，現在把這些材料集合起來看孔子的面目改變了多少次。

丙種——道統傳衍問題。道統之說倡於孟子，從此以後變成了儒家爭奪主席的目標。甲說：堯、舜之道自孔子歿不得其傳焉，而某某冥契於千載之上，直接孔子之統。乙說：某某欲肩道統而力不能勝，承孟軻之新傳者其在予乎？我們現在要問究竟孔子時有沒有道統？這一件東西歷代儒者所爭奪之道統曾經給幾個人搶到手，搶到手的為什麼又給別人搶去了。

丁種——經書著作問題。六經的著作人向有兩說：古文家說為周公所作而孔子述之；今文家則說為孔子所作；到了近日又有人說六經既非周公作，亦非孔子作，乃是幾部不相干的書湊合在一起的。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也要考量一下。

這樣做下去幾乎牽涉到中國的全部歷史，在半年中可信這份講義一定編不好，但我們只要認定了這個目標走去，將來不怕寫不成一部可以滿意的孔子研究。

至於這門功課的參考書，可以說太多，也可以說太少，為什麼呢？孔子的勢力太大了，差不多無論哪種書裏都有可用的材料，真要做研究時，不知道要翻完幾千種書，所以說太多。但我們要得到一些常識作研究的豫備時，適用的書實在沒有幾部（其故由於從前人想不到集合了許多材料作研究的憑藉），所以說太少。今就最切要的，並且容易買到的書開出幾部於下：

《論語》（《十三經注疏》本、朱熹《集注》本。）

《論語餘說》（清崔述著。《東壁遺書》本。此書指出《論語》中偽作和可疑的篇章，眼光極銳利。）

《孔子家語》（劉世珩影宋本，石印，劉刻本易得。此書為王肅偽作，但係輯集古書而成。）

《家語疏證》（清孫志祖著。自刻本）

《家語證偽》（清范家相著。《鑄學齋叢書》本）（以上二書辨《家語》之偽。）

《孔子集語》（宋薛據輯。《百子全書》本。）

《孔子集語》（清孫星衍、嚴可均輯。《平津館叢書》本、浙江圖書館《二十二子》本。）

（以上二書輯錄古書中所載孔子言行，雖不別真偽而甚易翻檢，後書為勝）

《洙泗考信錄》（清崔述著。為最完善之孔子傳）

《洙泗考信餘錄》（清崔述著。為完善之孔子弟子傳。）

《孔子改制考》（康有為著。北京海王村公園長興書局刻本。此書輯錄戰國、秦、漢間人所道孔子言行，以證孔子確有改制之事，雖未必可信，但把漢以前人的心目中之孔子揭出，且把漢以前的託古改制之風氣揭出，實甚重要。）

各史《儒林傳》、《道學傳》

《宋元學案》（清黃宗羲著，全祖望補。通行本。）

《明儒學案》（清黃宗羲著。通行本。）

《清學案小識》（清唐鑑著。通行本。）

《理學宗傳》（清孫奇逢著。浙江圖書館本。）

（以上五種，為記載歷代儒者的歷史。）

《孟子》（《注疏》本、《集注》本。）

《荀子》（《二十二子》本。）

《墨子》（孫詒讓《墨子間詁》最善。）

《莊子》（《二十二子》本。）

（在以上四種書中可以見出孔子學派在戰國時之地位。）

《揚子法言》（《二十二子》本。）

《文中子》（《二十二子》本。）

《韓昌黎集》（通行本。）

（以上三人均欲繼承孔子道統而未成者。可以見出自漢至唐的儒者思想。）

《孔子世家》
(《史記》卷四十七)

(《孔子研究講義》甲種之一)

顏剛案：《史記·孔子世家》，西漢人之《孔子傳》耳，不足為真實之《孔子傳》。端推此篇，苟不先加諷籛則一切孔子事實之討論，將以不得一系統之故而感種種之不便，故先錄此篇而以駁辨之言附於後。

《洙泗考信錄》中糾正之《孔子世家》所記之事實

崔述

(《孔子研究講義》甲種之二)

顏剛案：《孔子世家》作於西漢中葉，當是時，戰國時所起之孔子傳說已被認為孔子史實矣，即西漢初所起者亦駸駸焉方駕而行矣。司馬遷雖有屏去不雅訓之言之自覺心，然當此羣言淆亂之際，固未能掃除淨盡，即其本身亦實無精密之考證方法可以應用，故此篇雖曾費許多心力，使散漫之事實得聯貫於一個系統之下，然其不足信者過於可信，則固不必諱焉。吾人生清代學者之後，彙集其考證結果而觀之，幾於三語之中必訛其二。作史之業，其難如此，思之詫嘆！崔東壁先生《考信錄》，發軔於《洙泗》，歷三十餘年而始有定本，精力專注，極分析比較之能事，故得打破二千餘年之霧翳而認識孔子之真面目，以視自來聞道傳道之大儒安於苟且之信從，或雖感覺可疑而姑為曲解以通之者，其精神與識力為何如也！《洙泗考信錄》中，糾正《史記》謬誤至多，今依原篇事件次第為之重列，以便觀覽。至《史記》事實明有依據，崔氏不辨《史記》而逕辨其所根據之書者（如辨公山不狃召孔子事於《論語》，辨穿井得羊事於《國語》，亦為列入），俾知司馬氏言雖有徵，然材料之不可信乃如此，則我輩今日研究史學，對於審查史料之事將如何謹慎而後可，此問題應當置之心目間也。

《史記志疑》中糾正之《孔子世家》所記之事實

梁玉繩

(《孔子研究講義》甲種之三)

顏剛案：自《史記》成書以後，爲之增補者有之，爲之注釋者有之，爲之評論其文辭之短長者更不可勝計；若綜覈全部事實，爲之一一考訂其真僞然否者，則茫茫二千年中僅一梁玉繩耳。梁氏生當清代樸學極盛之際，得用當世治經之法以治史，又家於文化中心之杭州，得備覽古今典籍，故其書博大而精密，爲古史學闢一四達之衢，其功績不在司馬遷下。蓋有司馬氏之書而後對於古史可得大體之認識，有梁氏之書而後對於古史可得清晰之知識，二者固相須而成也。其所糾正《孔子世家》之謬誤，雖視崔述之以畢生精力作研究者有損色，然百慮一致，印合殊多，且徵引之舊說亦較崔氏爲廣，則以崔氏崛起於文化落後之河北，取資之方便固遠不及梁氏也。吾人將此兩種考證比而觀之，可知僞造之史事與由誤會而成之史事散布於史籍之中，炫亂後人之耳目者不知凡幾；若爲無條件之信從，則多學適以多受欺。但若小心辨別，則久定之信讞仍到處顯露其破綻，二千年來之覆不難於一旦揭之。清代乾、嘉之際，考證之風大啓，崔、梁兩家雖南北遠隔而自然同心，《史記》中之僞孔子遂被擊至體無完膚，足見客觀之真實自存於天地之間，有離婁之明者亦非曠世而一見，惟患不努力以尋求之耳。

《史記探源》中訂正之《孔子世家》文句及事實

崔 適

（《孔子研究講義》甲種之四）

顏剛案：崔懷瑾先生之《史記探源》與梁氏之《史記志疑》並為考訂《史記》之要籍，而其著作之中心問題乃各不同。蓋梁氏以史書之眼光觀《史記》，凡可以發見之史事疑竇悉抉而出之，使讀者無為古人所欺。崔氏則以西漢中葉書籍之眼光觀《史記》，謂是時古文學家未起，而《史記》為一“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之鉅製，可於其中求出無數未被古文學家同化之材料，以為研究六經等之輔助；然《史記》已續補於褚先生及馮商、劉歆諸人，劉歆且為古文學家之魁首，則其中所竄入之古文說必不少，而《史記》之固有系統因之淆亂；故遂起而擴清之，期以恢復司馬遷原本之面目，名其書曰《探源》。惟崔氏為一清末之今文學家，其所信守者為西漢今文家言，其所以研究《史記》者為欲使今文學家得一西漢鉅製以為奧援，其著書宗旨，在乎判別《史記》中記載之性質，存其今文義者而去其古文義者，初不注目於史事本身之然否。吾人對於如此態度，誠不願引為同調，然其能分析今文、古文家派，使司馬遷時代與司馬遷以後之時代所承認之事實，及此兩時代中人對於此等事實所公有之觀念釐然分途，實為研究《史記》之主要工作，必有如是之工作乃能探求《史記》記載之核心，而不徒為外表之辨證，此則梁氏生年較早，尚未及知者也。茲錄崔氏所訂證之《孔子世家》於下，即此觀之，亦足明其效用。如“野合而生”一事，《洙泗考信錄》所不敢言，《史記志疑》雖言之而斥為不雅馴，則但打破其史實之地位，猶不知此說之從何處來也。此書以西漢最流行之感天而生之說釋之，以劉媪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之事為佐證，而後其事之來歷方明，是蓋當時人所稱帝王與聖人之誕生之一種慣例耳。又如“據魯，親周，故殷”一語為今文家重要意義，然自來解《史記》者未有善詁，甚至不能斷句讀。經此書一訓釋，其義遂豁然明白矣。是故研究古籍之程序當分先後，就著作時代之背景以觀其所言，知其所言者在當時歷史上占有之位置，第一步也。以其所言者合之於他書所言而觀之，由種種差異之中考定其事實之然否，第二步也。吾輩研究孔子，若凡瀏覽所及俱能應用此兩種手腕以處理之，則傳說雖紛亂，何足以欺吾輩之目乎！

釋孔子弟子三千人

(《賓萌集》卷三)

俞 樾

(《孔子研究講義》甲種之五)

頡剛案：古書中所用數目字至為隨便，而箋注家往往死看，以至虛數訛成實數。例如“萬國”，不過甚言其國之多，然自鄭玄一班人觀之，則以為與九州制度相應，謂每州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然則古書亦屢言“萬民”，將謂八州九千六百人，其餘四百人在圻內乎！孔子弟子三千人，久為公認之史實，到俞樾始推翻之，謂其與“客三千人”同符，此至當之論也。蓋弟子三千正與古詩三千相若，皆極多之喻；猶身通六藝之弟子七十二人正與孔子歷千七十二君（見《莊子》）相若，皆較多之喻。明乎此類古人言談之方式，則可不凝滯於古書之文辭。汪中之《釋三九》，俞樾之此篇，皆古人用數之方式被發見者也。

《洙泗考信錄》中所審定之孔子史料

崔述

（《孔子研究講義》甲種之六）

顧剛案：諸子書及《史記》中所言之孔子多虛偽，吾儕既知之矣。然則真實之孔子事實當於何處求之？現在所可蒐集到之真實之孔子事實尚有幾何？此二問題者不可不察也。崔述作《洙泗考信錄》，以建設真實之孔子爲王，而以打破傳說之孔子輔之，凡吾儕所得見之孔子材料幾無不受其抉擇支配，其審定之功可謂密矣。彼所建設之一部分，大足供上列二問題解決之憑藉，故今錄出之。其編次義例，平首書寫者，出於較可信之書，而認此語爲可信者也，是爲第一等材料。書“補”者，其書雖未必可信，而此語猶爲可信，足以補第一等材料之缺佚者也。曰“備覽”者，其書大體可疑，而此事尚無可疑，故不敢遂謂其非實也。曰“存疑”者，其書大體可信，而此事殊難信，故不敢概謂其皆實也。曰“附錄”者，其時不可詳考，而其事不容遺漏，則從其類而附載之，不敢淆其次也。曰“附論”者，其文雖非紀事，而與事互相發明，則因其事而附見之，不敢概從略也。曰“備考”者，事雖後日之事，而有關於當時之得失，故存之以俟考也。曰“存參”者，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證異說之紛紜，故存之以相參也。曰“通論”者，孔子對於自己之批評也。（以上解釋，約略錄自《考信錄提要》卷下。）劉師培作《崔述傳》，謂其“自標界說，條理秩然，……使即其例而擴充之，則凡古今載籍均可折衷至當”，即指此也。循誦一過，知其所考信之真孔子，實以《論語》、《左傳》、《孟子》三書爲根本，而《國語》、《公羊傳》、《禮記》、《史記》等皆視爲次等材料。自吾儕今日視之，則此標準尚失之於寬，蓋孟子生當橫議之世，雖其所褒貶者不與楊、墨同，而其毀譽過情之方式則與楊、墨無異。屏諸於而獨取《孟子》，豈非“惡溼而居下”乎！至於《左傳》所記之事，爲崔氏所信者，實亦未必盡信。例如墮郈，墮費，自《春秋經》觀之，乃叔孫州仇、季孫斯、仲孫何忌以私邑背叛，自墮之耳。而《左傳》記此事，乃曰“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曰“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一若魯之君權猶甚強固，孔子當國，即力能削弱私家者。《公羊傳》更指實之曰：“孔子行平季孫，三月不違，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而三家之墮郈、墮費遂成爲孔子之墮郈墮費矣。此篇並錄兩傳，曾無別裁，亦其失也。由此可知吾儕所得見之真孔子，其量絕少，若欲於此絕少量之材料中編排孔子事實之年代，使其歷年生活無不可知，殆爲不可能之事。《世家》所以如此完整者，正因其記載之基礎建築於虛偽之材料上耳。

漢代三種《論語》及其訓釋
(《經義考》卷二百十一)

朱彝尊

(《孔子研究讀義》甲種之七)

顏剛案：《論語》初出，傳習之者有齊人、魯人，故有《魯論語》及《齊論語》之不同。及西漢之末，古文學派起，更有《古論語》。今惟不純粹之《魯論》存矣。其沿革源流不可不知也，故錄朱彝尊說以見其凡。

《漢書·藝文志·論語類》辨偽

(《新學偽經考》卷三下)

康有為

(《孔子研究講義》甲種之八)

顏剛案：吾人既讀《經義考》所臚列之漢代各種《論語》及其訓釋，當知《論語》本子問題有四：《魯論》與《齊論》不同，一也；《古論》既出，又與《齊》、《魯論》不同，二也；張禹雜糅《齊》、《魯》，為《張侯論》，三也；鄭玄雜糅《齊》、《魯》與《古》，為《論語注》，四也。今日所傳之《論語》基於何晏《集解》，而何晏上承鄭玄，鄭玄又上承張禹，是知今本乃一至不純壹之本，乃一三國時凝固之本，其中經漢人竄亂者實不知其幾也。康氏《新學偽經考》專辨古學之偽跡，其於《論語》雖未析論精詳，而其指出“左丘明恥之”一章為古學家所贗入則甚是。蓋古學以《春秋左氏傳》為根據地，其欲立之學官爭持最烈，而左丘明在經籍中絕無與孔子發生關係之痕跡，為壯其聲援計，有在《論語》中增竄之必要。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者，正以示左氏作《傳》之義即孔子作《經》之義也。